

# 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

贾玺增<sup>1</sup>, 杨蝉溪<sup>2</sup>

(1.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北京 100084; 2. 延世大学未来教育院, 韩国首尔 03722)

**摘要:**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记载了秦代“襲”衣的尺寸和制法,其“襲”字的含义在古代服饰与“三礼”研究中具备特殊性,厘清“襲”字释义并对“襲”的使用价值作出判断具备必要性。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及学者对“襲”的注释训解,并与同时期汉墓遣策记载相比较,得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襲”在服饰名称、穿戴动作及礼仪方面有规范的用法;《制衣》中“襲”为无下裙拼接的短款上衣,结合遣策、文献典籍记载,证明其为真实存在的;“襲”衣的形制、用途、使用人群在秦代、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经历了快速变化;“襲”字在“祔襲礼”中的使用有吉丧之分,结合遣策推测,在丧礼中“襲”衣为地方官府所赠赙衣,用以抚恤已故之人。

**关键词:**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遣策;三礼

**中图分类号:**TS 94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4)01-0054-11

## Study on the Character "Xi" in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

JIA Xizeng<sup>1</sup>, YANG Chanxi<sup>2</sup>

(1.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Future Education Institute,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03722, Korea)

**Abstract:** The text entitled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 records the sizes and cutting techniques for making "xi" clothes in the Qin Dynasty. The character "xi" carries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ostumes and the "three rit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and assess the value of its usage. This paper sorted ou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scholars' anno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xi" and compared them with the features recorded in tomb inventories of Han Dynasty in the same perio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the character "xi" has a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connotation and usage for clothes, wearing-related actions, and ritual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the context of *Making Clothes*, "xi" refers to a short top without a lower skirt, which is proved by real objects found in the tomb inventories and mentioned in ancient literature. As a noun for clothing, the form, usage and users of "xi" underwent rapid changes from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Xi" was used both in sacrificial rites and obsequies. According to the tomb inventories, "xi" clothes recorded in the tomb inventories may refer to pensions distributed by local officials.

**Key words:**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 *Making Clothes*, "xi", tomb inventories, three rites

2010年,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给北京大学捐赠了一批流失海外的秦代简牍(以下简称:北大藏秦简),经课题组考证,该批简牍抄写年代大约在秦

始皇时期,推测其出自今湖北省中部汉江平原地区<sup>[1]</sup>。秦简竹简卷四内抄有《制衣》篇,共27枚简,存649字,为秦始皇时期地方官吏抄写的工匠黄寄

收稿日期:2023-10-02; 修订日期:2023-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023AG02987)。

作者简介:贾玺增(1972—),男,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服装史、中国纹样艺术史。

Email:953874785@qq.com

所传授的制衣之术,记载了下裙、襦(上、大、小)、前“襲”(简体见“袭”)、袴的尺寸及制法<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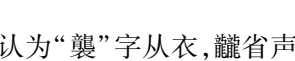
目前,针对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藏秦简《制衣》篇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有:刘丽<sup>[3-4]</sup>对《制衣》进行了介绍和解文注释;彭浩等<sup>[5]</sup>对《制衣》中“裙”与“袴”的裁剪结构进行讨论与研究;陈果等<sup>[6]</sup>对秦简交衿裁剪算法与藏袍传统裁剪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王煊<sup>[7]</sup>对《制衣》中涉及的上衣进行辨析和形制工艺分析。除了“交衿”“羊枳”等词汇表述及含义受到学术关注外,《制衣》篇中的“襲”字也是值得关注的内容。“襲”是汉代遣策和典籍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字,张智慧<sup>[8]</sup>、王亚妮<sup>[9]</sup>、郝铭鉴<sup>[10]</sup>等针对“襲”的发音、含义进行了探源,郭冬霞<sup>[11]</sup>、金玉<sup>[12]</sup>、田天<sup>[13]</sup>、徐蕊<sup>[14]</sup>、夏添<sup>[15]</sup>等对“襲”在衣物简(或衣物疏)中使用情况、服饰种类所属展开了探讨。尽管如此,“襲”衣在秦代的用途、发展及制作工艺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笔者通过对战国至汉晋时期的文献、实物进行梳理和研究,希望对秦汉时期“襲”字的含义作出解读与阐释。

# 1 “襲”字探析

从字形演变探源,“襲”与“衣”字的含义关联密切(见表1)。“衣”字侧重“蔽体”,“襲”字侧重“衣上加衣”。“衣”字甲骨文及金文均呈上衣之形,其中衣领、双袖、左右襟及相叠之形清晰可见。《说文》:“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凡衣之属皆从衣。”<sup>[16]</sup>段玉裁注:“依者,倚也。衣者,人所倚以蔽体者也”<sup>[17]</sup>。

“襲”字甲骨文呈两件叠穿之形的“衣”。“襲”字金文呈上“𠂔”下“衣”。《说文·衣部》:“左衽

袍。从衣,𠂔省声。籀文襲不省。”清代学者段玉裁注:“小敛,大敛,之前衣死者谓之襲。”<sup>[17]</sup>郑玄加注“左衽袍”所含“死者之服”之义<sup>[16]</sup>。《释名·释丧制》:“衣尸曰襲,襲,匝也,以衣周匝覆衣之也。”<sup>[18]</sup>《礼记·内则》:“寒不敢襲,痒不敢搔。”郑玄注:“襲,谓重衣”<sup>[19]</sup>,即“穿衣加服、衣上加衣”。《礼记·玉藻》:“裘之裼也,见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sup>[20]</sup>以上注文虽有不同的释义,但均与衣服、穿戴相关动作及穿衣的礼仪息息相关。

表 1 “衣”与“襲”字的演变		
Tab. 1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s "yi" and "xi"		
字体	衣	“襲”
甲骨文		
金文		
说文籀文		
秦系简牍		
楷書		
异体字		

张智慧<sup>[8]</sup>、王亚妮<sup>[9]</sup>认为“襲”字从衣,𠂔省声,𠂔读若“沓”,金文“𠂔”字上部写作两龙,与其重叠之意相符,推测可能为重衣专门用字。郝铭鉴<sup>[10]</sup>从文化层面推测“𠂔”可能是绣有龙纹的民族服装,本意是一种衣服,他从字形上拆解双“龍”如同龙(或蛇)蜕变前后的过程,与先民对灵魂飞升的认知相近,引申为继承之意,而死者的殓服,多层包裹,亦可引申出重衣、重叠等义项,与《说文》《释名》呼应。“襲”字常见用法详见表2<sup>[21]</sup>。

表 2 “襲”字的含义			
Tab. 2 Meaning of the word "xi"			
字	词性	字义	举例
	名词	死者所穿的衣服,衣襟在左	《说文解字·衣部》:“襲,左衽袍。”
		量词,计算成套的衣服或被褥的单位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赐相国衣二襲。”
		姓氏	如:晋代襲元之。
“襲”		为死者穿衣服	汉·刘熙《释名·释丧制》:“衣尸曰襲。襲,匝也。以衣周匝,覆衣之也。”
		加一件外衣	《礼记·内则》:“寒不敢襲,痒不敢搔。”
		穿上	《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襲朝服,乘法驾。”
	动词	重复,重叠	《左传·哀公十年》:“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 《淮南子·犯论》:“此圣人所以重仁襲恩。”
			如:“沿襲”“因襲”。
		因循	《史记·卷二四·乐书》:“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襲。” 《文选·陆机·文赋》:“或襲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

续表			
字	词性	字义	举例
		继承,接受	如:“世襲”。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故襲天祿,子孙賴之。”
		趁人不备而攻击	如:“偷襲”“侵襲”。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襲。”
		及至,扑向	如:“春风襲面”“凉意襲人”。 《楚辞·屈原·九歌·少司命》:“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调和	《淮南子·天文》:“天地之襲精为阴阳。”汉·高诱·注:“襲,合也;精,气也。”

“襲”与衣物、穿戴相关的用法:①“襲”字作名词,常被解释为“死者所穿的衣服”,但“襲”衣自周至西汉末年存在形式演变,直至被替代或混用;②“襲”字作量词,表示“衣一套,为一襲”,这一用法沿袭至今,如成语“襲衣兼食”;③“襲”字作动词,指衣上加一件外衣、为死者穿衣服、穿上,以及“掩好正服”或“穿好衣袖”两种特殊服饰仪礼动作的解释。

2 “襲”字出处

北大《制衣》秦简中对“襲”的记载如图 1 所示。其内容为:“袷前襲,督长二尺,‘尉’长二尺五寸,以其三寸为领,羊积半幅长如‘尉’,袷半幅长三尺,傅之‘尉’明,与督明相傅也,而袷兼 = 之 = 令相过五寸,长者居后,短者居前。”<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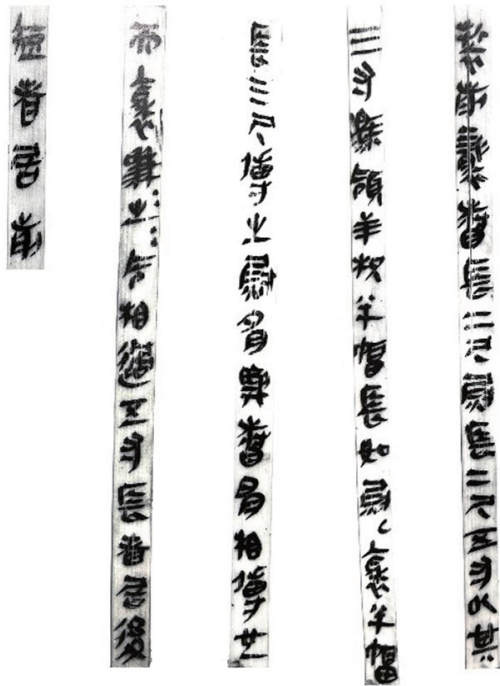


图 1 北大藏秦简《制衣》“前襲”竹简

Fig. 1 "Qianxi" bamboo slips in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

此文应为秦人缝制“襲”衣的工艺记录,是确存有“襲”衣的直接证据。文中“袷前襲,督长二尺,‘尉’长二尺五寸”指:“制作‘前襲’,后身衣长为二尺,前身衣长为二尺五寸”。此句提到的“二尺”“二尺五寸”无论按《金布律》布幅二尺五寸计算<sup>[23]</sup>,还是按照各类周尺长度计算,均说明“襲”是款短衣。

梳理战国至东晋时期已公布释文的遣策可知,汉墓衣物疏“前襲”记载 2 次、“反襲”记载 1 次、“襲”记载 1 次,现已出土的东晋衣物疏“襲”记载 1 次;梳理《三礼》相关经文及其他典籍文献,“襲”字亦出现频繁,以上均与《制衣》秦简中的“前襲”记载相呼应。

2.1 遣策中的“襲”

叶恭绰<sup>[24]</sup>将“赠赠遣送”之物称遣策。《仪礼·既夕礼》:“书遣于册……读遣卒”,即:出殡时,主人接受不同身份的人所赠的礼品,并在丧礼中朗读“赠”“遣”,后进行礼品清点随之入葬。现认为“赠”是亲友送丧的礼品,“遣”是送往墓中的随葬品,故遣策记载的是生者送给亡者陪葬的明器、用器之物<sup>[25]</sup>。虽彭浩<sup>[26]</sup>认为遣策中记载的未必皆是赠送之物,但所记录的器物、服饰具备真实性,确为实物。从形制而言,丧葬赠物少时,会记于方板或简策,赠物多时会记于竹简<sup>[27]</sup>。

2.1.1 战国 战国楚简先后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和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天星观和包山等地出土,共计 26 批,近 7 000 多枚<sup>[28]</sup>,现已公布的遣策内容中含有丝织物、衣物相关记载的有长沙仰天湖<sup>[29-30]</sup>、信仰长台关<sup>[31]</sup>、江陵望山<sup>[32-33]</sup>的楚简。笔者梳理其释文,并无“襲”之记载,与张莹<sup>[34]</sup>梳理的楚简遣策织品服饰类词汇结论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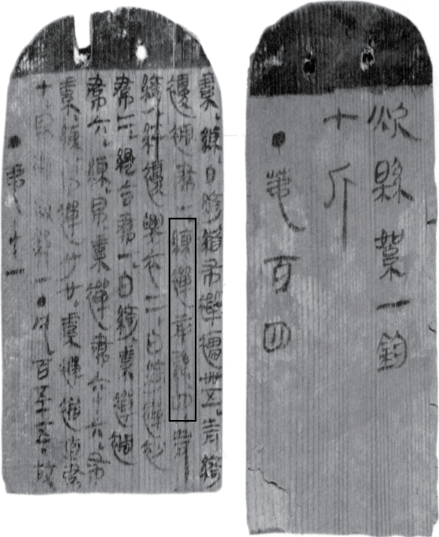
2.1.2 秦代 目前出土的秦简包括: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1 150 枚)、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秦简(2 枚)、天水放马滩秦简(460 枚)、湖北云梦龙岗 6 号秦简(150 多枚)、湖北江陵杨家山秦简(75 枚)、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800 多枚)、湖南龙山县里耶秦简(2 万多枚)<sup>[35]</sup>。现存秦简牍中,除湖北江陵杨家山



75 枚简为遣策外<sup>[36]</sup>,其余各简牍均以秦律、行政文书、著作、官署档案等内容为主。遣策在楚墓、汉墓的出土量较大,但在秦墓中发现较少,杨志飞<sup>[37-38]</sup>认为是周代丧葬制度内容烦琐,秦未严格遵守其规定的缘故。

除文中所探讨的北大藏秦简外,目前已公布的秦简材料,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例,有关“襲”<sup>[39]</sup>字的记载:①“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襲其告之,亦不当听。”②“有众虫襲入人室,是野火伪为虫,以人火应之,则已矣。”<sup>[40]</sup>均作动词使用,与“襲”在服饰及穿戴礼仪上的用法无关。

**2.1.3 西汉初期** 在长沙“渔阳”墓中,出现了与《制衣》相同的“前襲”一词(见图 2),墓木槨:“练禪前襲四”,“练”为白绢,“禪”为单衣,《礼记·玉藻》:“禪为纲。”郑玄注“有衣裳而无里。”后世有学者由《玉篇》:“襲,重衣也”,直接定论“襲”为夹衣的说法不够严谨,从实际情况看,秦汉“襲”既有单衣的形式(如“禪前襲”),也有夹衣的形式(如“複襲”)。靳阳春等<sup>[41]</sup>通过对《汉书》进行研究,认为“西汉朝服无定制,尚单衣服”;张如栩<sup>[42]</sup>认为汉初文帝也时尚单衣,故随葬大量单衣,推测与长沙地区气温较高有关。此外,在长沙“渔阳”墓中出土另一块木槨有明确备注:“陛下赠物”,但不能认定此块写有“前襲”的木槨也为“陛下赠物”。



(a) 含“襲”字木槨 (b) 含“陛下贈物”木槨

图 2 长沙“渔阳”墓遣策

Fig. 2 Changsha "Yuyang" tomb inventories

在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中“襲”字出现过 2 次(见图 3),①是在简 379:“沙(纱)缚(穀)複反襲一”中,出现了“反襲”;②是在简 380:“沙缚復(複)前襲一,素掾(缘)中,出现了“前襲”。

伊强<sup>[43]</sup>、刘玉环<sup>[44]</sup>认为“反襲”“前襲”为一类

衣物,并认为简 379:“沙(纱)缚(穀)複反襲一”中的“複”“反”用来限定“襲”,其中“複”指双层。简 379“反”与简 380“前”字相对应,伊强<sup>[43]</sup>认为“反”“前”是“襲”的某一部分的名称,刘玉环<sup>[44]</sup>认为“反”“前”是“襲”的裁剪方式,分别表示襲开口的方向(向后、向前),解释为“倒衣”。关于“前”的其他释文,还有“襲”与“襲”两种说法:①“前”或写作“襲”:“沙缚複襲襲一领”;②来自对《居延汉简》的释义,有“练複襲襲一领”的说法,但“襲”为古“袖”字,从图 3 来看,“前”字认作“襲”“襲”二字稍有牵强<sup>[45-46]</sup>。

根据郑曙斌<sup>[47]</sup>的研究,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中记载“襲”的衣物简对应墓室右方简中,箱内“祝衣”应指他人给死者送葬的衣物。《说文》衣部:“祝,赠终者衣被曰祝。”《汉书·朱建传》“辟阳侯乃奉百金祝”,颜师古注:“赠终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为衣被之具。”该墓中“反襲”“前襲”据遣策记载对应放置于箱中,但遗憾的是此墓丝织品保存较差,似可看出为丝绵袍等成件衣服,但其余尚能识别物品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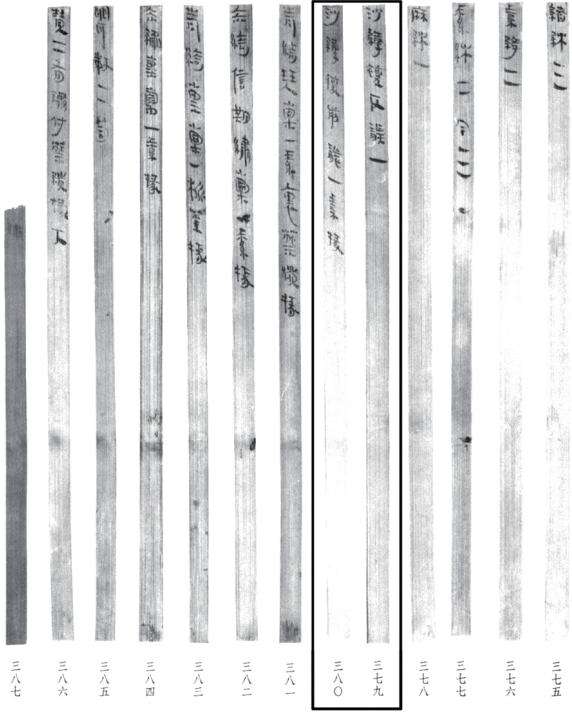


图 3 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衣物简

Fig. 3 Clothes inventories of the No. 3 Han tomb in Mawangdui, Changsha

在江陵凤凰山 8 号汉墓中“襲”字出现过 1 次(见图 4),在简 3:“素□襲一”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sup>[48]</sup>、章根水<sup>[49]</sup>以及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摹本中将□释为“前”,金立<sup>[50]</sup>将□释为“布”,彭浩<sup>[51]</sup>保留为□。根据这一时期的“前”字写法,并



结合图3实物图,笔者认为遣策解文应为“前”字,即:“素前襖一”。据相关学者推测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为夫妻合葬墓<sup>[52]</sup>，“襖”仅在8号墓中出现,9号女子墓中衣物简内未记载此物,应由墓主持有。另外,8号汉墓遣策所记载衣物部分冠有“新”或“故”,“故”为死者生前实际使用的衣物<sup>[53]</sup>,此处“襖”未标记“新”“故”<sup>[5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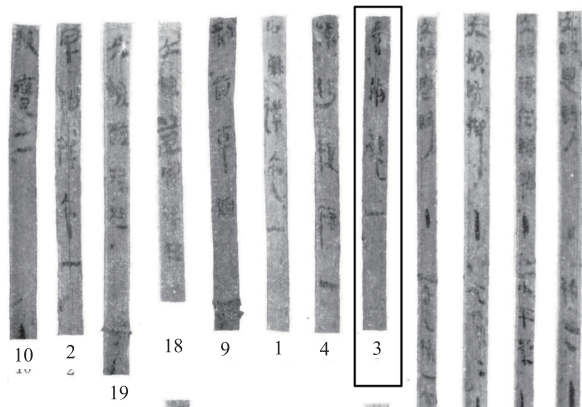


图4 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衣物简

Fig. 4 Clothes from No. 8 Han tomb, Fenghuangshan, Jiangling

综上所述,西汉早期“襖”字在遣策中呈现的特点包括:①在称谓上有“前襖”“反襖”之分;②“前襖”“反襖”会作为袷衣放于箱中陪葬;③“襖”的配享者均为皇亲贵族、士阶级或高级官吏;④该时期“襖”的色彩单一,基本为素色;⑤该时期“襖”的陪葬数量及质地珍贵程度,随墓主身份地位下降而降低。

**2.1.4 西汉中晚期及之后** 在连云港海州西汉侍其繇夫妻墓中“襖”字出现过1次(见图5),在木方中记:“沙穀復(複)襖一”<sup>[55]</sup>,此时“襖”字未再与“前”“反”二字搭配。侍其繇汉墓分为南、北2个椁室,1~3号在北椁室,4号在南椁室,4具棺中除2号殓葬的是男性,其余均为女性,出土的2件木方中,3号棺衣物疏仍可辨认,记载丝织品衣服30多件,每项书写结构为:(颜色)材质+衣物类型+件数+核对标识<sup>[56]</sup>,但由于衣物已全部腐朽,无法与之考证。

在甘肃玉门金鸡梁十六国墓葬(前凉晚期)赵氏家族墓群中<sup>[57]</sup>有《赵年衣物疏》1件(见图6),残断为两块,双面书墨,正面首题“衣物疏”,书墓主姓名及身份“大女赵年”,在背面书有衣物数量6件及杂綵4匹,其中一句为:“故杂綵襖一枚”<sup>[58]</sup>。句首冠有“故”字,说明为死者生前的一件彩襖<sup>[59]</sup>。因衣物疏中还记载有“黄绀”(黄色的头巾)一枚、“故口刀”一枚,作为陪葬死者生前服饰及武器,结合

“大女”身份字样,目前未对其性别下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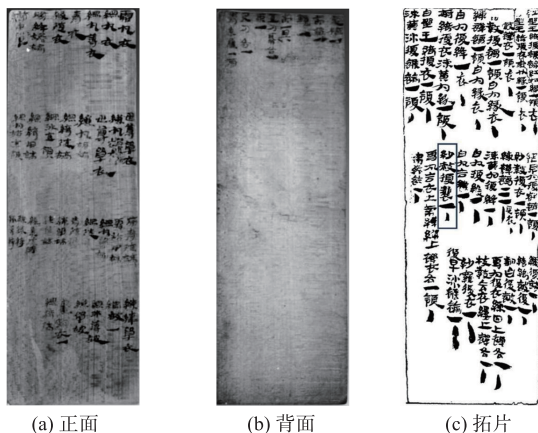


图5 侍其繇夫妻衣物疏

Fig. 5 Han tomb of Mr and Mrs Shiqiqiao



图6 金鸡梁墓群中《赵年衣物疏》(无背面样图)

Fig. 6 ZHAO Nian's clothing is Sparse from Jinji Liang tombs (no sample drawings on the back)

综上所述,西汉中晚期及之后“襖”字中呈现的特点包括:①该时期“襖”前未见标有“前”“反”字样;②“襖”仍会作为袷衣出现在夫妻或家族墓中,均只有1件;③“襖”的持有者为官吏或身份尊贵者;④“襖”的出土地点开始由湖北向南北(江苏、甘肃等地)扩散;⑤“襖”的制作材质珍贵,开始出现彩色。

将秦至晋时期遣策中“襖”的特征进行梳理(见表3),可知“襖”集中出现在西汉时期。

考析遣策记载的服饰类别可以看出,在各墓葬遣策中记载的衣(主服)称谓与常见先秦古代服饰词汇存在差距(见表4<sup>[64]</sup>),“襖”字在遣策中作为“袷衣”服饰名词出现。

表 3 秦至东晋时期遣策中的“襲”

Tab.3 "Xi" in the tomb inventories from the Qin to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时期	名称	年代	出土地点	墓主身份	“襲”的数量	性别	“襲”字记载出处	材质
西汉早期	长沙“渔阳”汉墓 <sup>[60]</sup>	汉惠帝、汉文帝时期	湖南长沙	长沙国王后	4	女	随葬丝织品木楬: “练禪前襲四”	练
	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 <sup>[61]</sup>	汉文帝十二年	湖南长沙	第 1 代軹侯利苍之子	2	男	①简 379: “沙(纱)缚(穀)複反襲一” ②简 380: “沙缚復(複)前襲一,素掾(缘)”	沙穀
	江陵凤凰山 8 号汉墓 <sup>[62-63]</sup>	汉惠帝、汉文帝时期	湖北江陵	高级官吏,目前推测是南郡太守或仅次于太守的高级官吏	1	男	简 14: “素□(前)襲一” <sup>[66]</sup>	布
西汉中晚期及之后	侍其繇夫妻墓	西汉中晚期	江苏连云港海州	2 号棺:东公,郡守郡尉一类的高级地方官员 3 号棺:女主人凌氏惠平 1,4 号棺:女	1	男	简 25: “沙(纱)缚(穀)複襲”	纱穀
	金鸡梁墓群	前凉升平六年(公元 362 年)	甘肃玉门	赵氏家族墓,身份尊贵 赵年	1	不详	赵年衣物疏: “故杂綵襲一枚”	各色丝缁品

表 4 古代服饰与遣策服饰对比

Tab.4 Comparison of ancient costumes and tomb inventories costumes

服饰类别	先秦古代服饰词汇	楚汉墓遣策服饰词
衣(主服)	白衣、褒衣、鷩冕、弁服、表、宾服、褕褌、布衰、大裘、单衣、祗裯、襌、短褐、端冕、法服、衽、绛(逢)衣、衣等	纺衣、结衣、紫布绘、袷、留衣、袄、表、祗裯、襦、檐褕、“襲”(裘)、袍等

2.2 典籍文献中的“襲”

2.2.1 《周礼》 “襲”字在《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为:“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其“襲”字指“书襲为习”,即承袭;《周礼·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与“襲”字无直接关系,多方引用皆因后世考据“裼襲礼”。

2.2.2 《仪礼》 “襲”字广泛出现在《仪礼》“八礼”中,与“裼襲礼”密切相关,该宾礼用于朝会、聘享、宾客、吊贺之际。据不完全统计,“襲”字在《乡射礼》(“乡”通“乡”)中出现 14 次,《大射礼》中出现 15 次,《聘礼》出现 5 次,《士丧礼》出现 8 次,《既夕礼》出现 9 次。《乡射礼》《大射礼》中主要用于射礼,与“袒”对应。下文重点对《聘礼》《士丧礼》《既夕礼》中“襲”字进行梳理(见表 5),讨论其仪礼的

常态与吊丧之特殊用法。

《聘礼》是侯伯之国国君遣派使节访问时的各项礼节(包含聘中遇丧的应急处理<sup>[65]</sup>),大部分为以“裼”礼为主的服饰穿戴法,在穿礼服的过程中,有“襲”“侧襲”等动作描述。《士丧礼》《既夕礼》两者本为一篇,因内容繁重分为两篇,《士丧礼》为上,《既夕礼》为下,专门记述周人士阶层的丧葬礼仪<sup>[66]</sup>,描述了“士”去世后招魂,向国君报丧以表“士”之忠君,向亲友听闻及小敛、大敛过程中“收赠衣、为丧者铺十九层衣、穿衣、丧家属换衣、赤裸手臂”等礼制,整个吊丧的流程越隆重越以“襲”礼为主。

《聘礼》中有 4 句出现了 5 个“襲”字,皆为类似“掩好正服的前襟或正袖”的动作<sup>[67]</sup>。句 1 中第 1 个“襲”用于“圭璋特达”行礼执圭、璋之时<sup>[68]</sup>,第 2 个“襲”为“宾襲”,即宾(执皮者)掩好正服;句 2 中“侧襲”为:不当宾而襲也,指独自掩好正服;句 3 中“襲”同“宾襲”用法<sup>[69]</sup>;句 4 中“襲”指执圭、璋而不用纁垫时,掩好正服。

《聘礼》授玉过程中“襲”字的使用有郑注、贾疏云、孔疏云等讨论补充,自古观点众多,吕梁<sup>[70]</sup>将其分为“衣一层说”“衣两层说”“衣三层说”3 类。王聪等<sup>[71]</sup>理解为宾与大夫之间,在聘礼授玉等过程中有“襲”衣与“裼”衣穿脱更换的过程,此番换衣服动作在仪式中未免过于频繁,常有辩驳。彭林<sup>[72]</sup>、杨天宇<sup>[67]</sup>等将其译为“掩好正服的前襟”更为主流。《礼记·玉藻》“裘之裼也,见美也。服之襲也,充美

也。”指礼者“脱去袖子，袒露里衣”，为了展现着衣扣好前襟，掩住中衣，理好正服”，掩盖着衣，以示美丽或富贵，但是再隆重的场合就需要“穿好衣袖，敬意。

表 5 《仪礼》中的“襲”字梳理

Tab.5 Compendium of the word "xi" in Etiquette		
字	出现篇章	与服饰、穿着相关的例句
襲	《聘礼》	1. 上介不“襲”，执圭屈纁，授宾。宾“襲”，执圭……庶綈继陈，不用。
		2. 公侧“襲”，受玉於中堂与东楹之间。
		3. 君使卿皮弁还玉于馆。宾皮弁，“襲”，迎於外门外，不拜，帅大夫以入。
		4. 贿，在聘於贿。凡执玉，无藉者“襲”。
	《士丧礼》	1. 陈“襲”事於房中，西领南上，不结。郑玄注：“襲事，谓衣服也。”
		2.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
		3. 主人“襲”，反位。
		4. 乃“襲”三称，明衣不在筭。
	《既夕礼》	5. 主人拜宾，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经于序东，复位。
		6. 主人复闪位，踊，“襲”。
		7. “襲”，入即位，众主人“襲”，拜大夫之后至者，成踊。
		8. 綈者（以衣送死人之称）以“褶”，则必有裳。
		9. 甸人筑垆坎。隶人湣厕。既“襲”，宵为燎於中庭。

《士丧礼》中出现了 8 个“襲”：句 1 中“襲事”作名词，指斂尸之衣，即在房中陈放逝者之衣，衣领向西；句 2 中“襲”作动词，即商祝把“祭服”和“綈”依次穿上；句 3 中“襲”作动词，即主人将褪下的衣袖穿好；句 4 中“襲”作动词，为死者穿衣；句 5 中“襲经”指披上衣服，围上麻带，带上麻经带；句 6, 7 中“襲”同句 3；句 8 中“褶”字，郑注曰：古文“褶”为“襲”<sup>[73]</sup>。《既夕礼》中出现了 9 个“襲”，前 8 句“襲”皆作“襲”礼动词，均指将褪下的衣袖穿好，在送葬到落葬的过程中丧主需要反复“袒”（袒露手臂）“襲”（穿好衣袖）；句 9 中“襲”为名词，即人死第一天“襲”尸，指“襲”尸之后，到天亮时，就在中庭燃起火把。

《仪礼》中“袒、裼、襲”之别，在《射礼》《聘礼》《丧礼》中皆有体现。《射礼》中，大夫射箭要肉袒，以示对国君的尊敬；《聘礼》显现华美裼衣，以裼为敬；《士丧礼》《既夕礼》中要掩盖著衣之美，以襲为敬，尤其是自丧主人为死者小斂后，脱去衣袖，以肉袒之，为丧礼之最敬意<sup>[74]</sup>。《礼记·丧大记》：“吊者襲裘，加武，带经。”<sup>[75]</sup>孔颖达（唐）：“凡吊丧之

礼，主人未变之前，吊者吉服而吊，吉服谓羔裘玄冠缁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则此裼裘而吊是也。主人既变之后，虽著朝服而加武以经，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带，则此襲裘带经而入是也。”《礼记·檀弓上》曾记录子游参加丧礼的举止行为，皆印证此礼。

综上所述，“襲”字的使用呈现以下特点：①《仪礼》中“襲”字与衣服、穿着相关的用法基本围绕“裼襲礼”进行，区分裼为吉礼的装束，“襲”为丧葬礼的装束，配合“襲”礼的动词用法；②《仪礼》适用“士阶级”，但窥一斑而知豹，该时期吉丧的服饰制度、服叙制度、礼仪制度极其严苛，不可混用。

2.2.3 《居延汉简》 1930 年《居延汉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居延烽火台遗址中出土，纪年为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 102 年）至东汉光武建武十六年（公元 30 年），记录烽燧制度、候官组织、兵制度、屯田制、河西经济生活等<sup>[76]</sup>内容，记载大量军官装备，如武器、服饰<sup>[77]</sup>。

在《居延汉简》中，“襲”字主要出现在记录衣物



及其穿戴使用的圉戍档案中,有些已难分辨,仅摘录部分(见表 6)。在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中也有类似情况,如“贯卖布褾一领,布绔一两,并直(值)八百,界亭”等,不再赘述。

表 6 《居延汉简》中的“褾”字梳理  
Tab.6 Combination of the word "xi" in Juyan Hanjian

字	出现次数	与服饰、穿着相关的句子
“褾”	10 余处	1. 戍卒鱣得安国里毋邱(封)建国病死。官“褾”一领,官袜一两,袜一两,钱二百卅。初元五年九月庚午病,居□令史□史□廿四□□□。
		2. □□□外贯卖官“褾”一领备南隧长陈长买所贾钱□。
		3. 收虏燧卒□并十月食三石□官袍一领甲官“褾”一领甲官裘一领甲官绔一两在亭。
		4. 皂布复袍一□,练复前“褾”一□。
		5. 睢阳戍卒西尉里玉柱,□褾“褾”一领,皂布复袍一领,皂布褾衣一领,皂布复绔一两,皂菲一两。
		6. 田卒淮阳郡长平阳里公,兒(鬲)尊年廿七。“褾”一领,犬袜一两,绔一两。
		7. 田卒淮阳郡长平阳里公,梲綰年卅。“褾”一,绔一,犬袜一。
		8. “褾”八千四百领。绔八千四百两。常韦万六千八百。右六月甲辰,遣同□□□□□。
		9. 戍卒济阴郡定陶池上里史国。县官帛□袍一□□三斤,县官皂履二两,县官帛裘“褾”一领四斤四两。
		10. □曲□□亭卒第十五车熹平里陈尊。“褾”一领,□绔一两。
		11. 一行元城邑。□一领,衣一领,袍一领,□“褾”一领,□绔一两。
		12. 吞远燧李敖(敖)之,负不侵卒解万年剑一,直六百五十。负止北卒赵忠,“褾”表一,直三百八十。
		13. 一缣復“褾”,布復襦,布单襜褕各一领。
		14. □□一,□□盖,白留□□一领,小□□一两,□□□□□,官章单衣一领,官布袴一两,□□□□一编□□。
		15. 魏华里大夫曹世,皂布复袍一领,皂布章褾衣一□。练复□“褾”一领。

表 6 中句 1,2,3 中较为清晰地表明“官褾”为官服供给,其中句 1 为病逝后所赐;句 4 中再次出现“前褾”;句 5 中出现“褾褾”一词;句 6,7,8,10,11,12 中均指“褾”衣,其中句 8 中“褾八千四百领”可以考见居延当时戍田卒最多的人数,句 9 中“县官帛裘褾一领四斤四两”中“县官”二字通常认为“褾”为皇帝或县官吏所发之官物,但此处有学者争议“县官帛”3 字为帛的名称;句 13 中“一缣復褾布,復襦,布单襜褕各一领”,常见记载格式为“数量”+“材料”+“名词”(缣:双股丝织成的细绢;襜褕:褾衣);句 14 中不明信息较多,但陈直注《释名·释衣服》:“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络也,言牢络在衣表也。”为“大褾”衣也;句 15“褾”前□字难辨,许为“褾”或“褾(褾)”字,指衣襟宽大的“褾”衣或袖部特殊的“褾”衣。

黄今言<sup>[78]</sup>对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进行研究,认为汉代士卒衣物的供给分冬、夏衣,夏衣供给常为“褾”、单衣、单绔等;冬衣供给当有复袍、复绔等项,依据《流沙坠简》与《居延新简》推测“褾”价估计在“八百钱”左右。由此,《居延汉简》中的“褾”,虽有官员去世后赐“官褾”的行为(但是否赐给战斗中牺牲的将士有待考证,因《汉书·卷七·昭帝纪》也有类似记载,如“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褾”<sup>[79]</sup>),但更多为士兵使用,且“褾”和“绔”常成

套出现。

综上所述,“褾”字在《居延汉简》中呈现的特点包括:①出现“官褾”“县官帛裘褾”等用法,说明“褾”仍为官制,也侧面解释了《制衣》中为何地方官吏会抄写工匠黄寄所传授的制衣术;②由遣策中最多记载的“四”件,变为圉戍档案最多记载的“八千四百领”,西汉中晚期“褾”使用人数剧增;③《居延汉简》句 4,9 中“前褾”“復褾”与遣策记载互相印证,此时“前褾”用法仍有所保留,“褾”逐渐变为“復褾”;④武帝时期“褾”有不同类型,非“士”阶级专属,官兵亦可用;⑤出现“褾褾”“大褾衣”“褾褾”或“褾(褾)褾”等新的用法,“褾”衣的形制及使用场景发生较大变化;⑥《居延汉简》中句 1“戍卒鱣得安国里毋邱(封)建国病死。官褾一领”等案例说明“褾”在此时仍作为褾衣使用,但从汉文帝、景帝到武帝短短几十年,“褾”的使用人群身份大幅下沉,这应与“五礼”中凶礼(包括:丧礼、荒礼、吊礼、襵礼、恤礼)在秦汉中央集权制建立后,邦国消失,“荒、吊、襵、恤”合并为中央集权制下的“赈灾劳问”,原有礼制发生大幅简化<sup>[80]</sup>有关。

### 3 结 语

根据对北大藏秦简《制衣》与《周礼》《仪礼》及学者的相关考论,笔者对《制衣》中的“褾”字有以下

结论与推论。

有关“襲”字为服饰的记载,主要出现在西汉年间,其形制、用途、使用人群在秦代、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经历了快速变化,有较为明显的外形特征。从目前《制衣》解文、战国至西汉末年遣策及《周礼》《仪礼》等相关记载来看,“襲”字相关结论有:①“襲”在《制衣》中作为单品进行描述,未与其他衣类合并描述,在秦汉时应期具备特殊性。最初“襲”为无下裙拼接的短款上衣,只有“前/反”之分,在发展过程中其款式逐渐有“禪/復”“大/小”之分,许是因凶礼制度的变革,诸侯国之间遇天灾人祸互相哀悼、慰问及救助之事全部被中央统一,各类“襲”及“褻”“褶”之间逐渐流变演化,特征也发生较大变化。②遣策中“襲”在西汉早期材质珍贵、使用数量较少,且所属墓主身份尊贵,但从“襲”后期的颜色、出土地记载来看,“襲”由素色逐步变为杂色,由湖北开始向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地扩散。随着周礼逐渐弱化,“襲”的使用逐渐由严苛变为泛化,甚至演变为西汉末年至东汉中期边防官兵的一类服饰。③在《礼》中,“裼”用作吉礼,“襲”用于丧葬。“襲”字用于丧礼时,既是动作的表现形式,也作丧服名词使用。

目前大量实物证据集中在遣策中,结合《仪礼》《居延汉简》中的线索,以及《制衣》为秦始皇时期地方官吏有意抄写,所记“前襲”的制作工艺未与襦类上衣混为一谈。笔者推测秦汉某些时期“襲”的用法为:地方官吏在接到“报丧”后,及时按制制作,为丧葬赠衣,以袷衣形式陪葬;或为专有名词,可能是秦至东晋期间用作为皇亲国戚、地方官吏及士官丧葬的官发抚恤物。其原因有:①根据《制衣》中对“襲”制作“督长二尺,长二尺五寸,以其三寸为领”“袷半幅长三尺”的描述,“襲”为比“小襦”还短的上衣,如按《金布律》规定秦布服以二尺五寸为标准,除去领部三寸,为二尺二寸,与周代丧服似有相近。周代布服以二尺二寸为标准,《丧服》规定了斩衰衣裳的尺寸与样式,记文:“凡衰外削幅,袷内削幅,幅三衄。若齐,袷内袷外。负广出于适寸,适博四寸出于袷,袷长六寸博四寸,衣带下尺,袷二尺有五寸,袷属幅,衣二尺有二寸,袷尺二寸。”在不考虑周尺与秦尺准确精度的情况下,两者除袖部形制存在差异,上衣之形与丧服有相似之处,但限于用于丧礼。②“襲”目前考证为“袷衣”而不是“尸服”,未见已出土“尸服”实物与之对应。首先,目前已出土保存较为完好的“尸服”多为“轻薄”“长款”“右衽”,并不符合郑玄“左衽不纽”“乃襲三称”等描述。

“襲”未穿在逝者身上,故并未与尸体共同经过烦琐的保护处理,未能很好保留。其次,《士丧礼》提及了向国君报丧,以及国君赠衣的礼仪;《聘礼》句1中提及了“庶綦继陈,不用”的线索,指“众人为逝者所赠衣物陈放在东房,不使用”,侧面说明国君、亲友要为“士”赠送衣物,不是为了使用,只是因为当时的礼制和信仰如此,理解其作用为抚恤及祝福。

#### 参考文献:

- [1] 常怀颖,王恺,张琼,等.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J]. 文物, 2012(6): 32-44, 1.  
CHANG Huaiying, WANG Kai, ZHANG Qiong, et al. New discoveries among bamboo and wood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J]. Cultural Relics, 2012(6): 32-44, 1. (in Chinese)
- [2] 朱凤瀚,韩巍,陈侃理.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J]. 文物, 2012(6): 65-73, 1.  
ZHU Fenghan, HAN Wei, CHEN Kanli.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bamboo and wood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J]. Cultural Relics, 2012(6): 65-73, 1. (in Chinese)
- [3] 刘丽. 北大藏秦简《制衣》简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2(2): 43-48.  
LIU Li.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 52(2): 43-48. (in Chinese)
- [4] 刘丽. 北大藏秦简《制衣》释文注释[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54(5): 57-62.  
LIU Li. Not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Qin bamboo slips *Making Clothes* in the collec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54(5): 57-62. (in Chinese)
- [5] 彭浩,张玲.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的“裙”与“袴”[J]. 文物, 2016(9): 73-87, 1.  
PENG Hao, ZHANG Ling. On "qun" and "ku" in *Making Clothes* of the Qin Dynasty bamboo slips in the collec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J]. Cultural Relics, 2016(9): 73-87, 1. (in Chinese)
- [6] 陈果,刘瑞璞. 秦简文窗裁剪算法与藏袍古制结构[J]. 纺织学报, 2017, 38(4): 109-114.  
CHEN Guo, LIU Ruipu. Jiaoyu cutting algorithm in Qin bamboo slips and traditional cutting technique in Tibetan robes [J]. Journal of Textile Research, 2017, 38(4): 109-114. (in Chinese)
- [7] 王焯. 北大藏秦简《制衣》所见上衣服类相关问题探讨[J]. 南方文物, 2020(4): 217-226, 200.  
WANG Xuan. Discussion on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upper garments seen in the Qin bamboo slips *Making Clothes* of

Peking University collection [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20(4): 217-226, 200. (in Chinese)

[ 8 ] 张智慧. “褰”字字义探析[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9(2): 203, 205.

ZHANG Zhihui. A probe into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xi" [J]. Journal of Jiamusi Vocational Institute, 2019 (2): 203, 205. (in Chinese)

[ 9 ] 王亚妮. 浅析“褰”的词义演变[J]. 今古文创, 2022 (29): 114-116.

WANG Yani.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of "xi" [J]. JinGu Creative Literature, 2022(29): 114-116. (in Chinese)

[10] 郝铭鉴. “褰”字的理据和逻辑[J]. 咬文嚼字, 2019 (8):10-11.

HAO Mingjian. The rationale and logic of the word "xi" [J]. Biting Words and Chewing Characters, 2019(8):10-11. (in Chinese)

[11] 郭冬霞. 汉代随葬服饰研究[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8:76-78.

[12] 金玉.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服饰资料整理与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21:13-15.

[13] 田天. 从“衣物简”到衣物疏——遣策与西汉的丧葬礼仪[J].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 2022, 5:1-18.

TIAN Tian. From "clothing simplicity" to clothing sparseness—the sentence and the funeral ritual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J]. Ancient Burial Art Research, 2022, 5: 1-18. (in Chinese)

[14] 徐蕊. 从汉墓出土“遣策”看西汉服饰[J]. 中原文物, 2010(5): 70-73.

XU Rui. Looking at the Western Han costume from the “dispatching policy” unearthed from the Han tomb[J].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2010(5): 70-73. (in Chinese)

[15] 夏添. 先秦至汉代荆楚服饰考析[D]. 无锡: 江南大学, 2020.

[16] 许慎. 说文解字: 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263-264.

[17]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笺(第八上)[M]. 光绪二十年刻本. 1900:87-88, 95-96.

[18] 刘熙. 释名: 第八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118.

[19] 郑玄. 礼记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360.

[20] 阮刻. 十三经注疏[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1480.

[21]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汉语词典: 简本[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7:614.

[22]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4): 635-634.

[2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36.

[24] 史树青. 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M]. 上海: 群联出版社, 1955:序.

[25] 米如田. “遣策”考辨[J]. 华夏考古, 1991(3): 96-99.

MI Rutian. The study of the "qiance" [J]. Chinese Archaeology, 1991(3): 96-99. (in Chinese)

[26] 彭浩. 战国时期的遣策——简帛研究(二)[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6:48.

[27] 王笑. “遣策”的定名与分类[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9(4): 68-73.

WANG Xiao. Nam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qiance" [J]. Ludong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39(4): 68-73. (in Chinese)

[28] 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楚简整理小组. 战国楚竹简概述[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 (4):62-71.

The Chu Jian Collation Group of the Ancient Writing Research Offic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Overview of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Chu [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978(4):62-71. (in Chinese)

[29] 戴亚东. 长沙仰天湖第 25 号木槨墓[J]. 考古学报, 1957(2): 85-94, 118-123.

DAI Yadong. Muguo tomb No. 25 in Yangtian Lake, Changsha[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57 (2): 85-94, 118-123. (in Chinese)

[30] 郭若愚. 长沙仰天湖战圆竹简文字的摹写和考释[J]. 上海博物馆集刊, 1986:21-34.

GUO Ruoyu. Copy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s of bamboo slips from Yangtian Lake, Changsha [J]. Collection Shanghai Museum, 1986:21-34. (in Chinese)

[31] 田河. 信阳长台关楚简遣策集释[D]. 长春: 吉林大学, 2004.

[32] 许道胜. 江陵望山楚简研究述评[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9(5): 11-19.

XU Daosheng. A research review on bamboo slips from the tomb of Wangshan in Jiangling[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5, 19(5): 11-19. (in Chinese)

[33] 程燕. 望山楚简文字研究[D]. 合肥: 安徽大学, 2002.

[34] 张莹. 楚简遣册织品服饰类词汇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35] 王泽强. 战国秦汉竹简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3.

[36] 刘德银. 江陵扬家山 135 号秦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93(8): 1-11, 25, 99.

LIU Deyin.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Qin tomb at No. 135 Yangjiashan, Jiangling [J]. Cultural Relics, 1993 (8): 1-11, 25, 99. (in Chinese)

[37] 杨志飞. 试论秦墓出土遣策量少的原因[J]. 西安石



- 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9(1): 108-112.
- YANG Zhifei. On the reasons of Qiance rarely found in Qin tombs[J]. Journal of Xi'an Shiy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 19(1): 108-112. (in Chinese)
- [38] 杨志飞. 论秦简中遣策量少的原因[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0.
- [39] 龙仕平.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字研究——以《说文解字》为主要参照系[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0.
- [40] 王辉, 王伟. 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4.
- [41] 靳阳春, 靳翠萍. 小议汉代服饰制度——兼辨“其断狱者印为章也”[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21(4): 55-59.
- JIN Yangchun, JIN Cuiping. On costume system in Han Dynasty—also comment on "judge's stamp is seal"[J].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2, 21(4): 55-59. (in Chinese)
- [42] 张如栩.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1.
- [43] 伊强. 谈《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5.
- [44] 刘玉环. 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遣策文字补释[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8(2): 14-18.
- LIU Yuhuan.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of the script of the first and third Han tombs in Mawangdui, Changsha[J].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38(2): 14-18. (in Chinese)
- [4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居延新简: 甲渠候官与第四燧[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46] 谢桂华.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 [47] 郑曙斌.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简序复原研究[J]. 出土文献研究, 2019: 203-228.
- ZHENG Shubin. Study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imple sequence of the dispatch policy in Changsha Mawangdui No. 3 Han tomb[J]. Research on Excavated Documents, 2019: 203-228. (in Chinese)
- [4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49] 章水根. 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集释[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39.
- [50] 金立. 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J]. 文物, 1976(6): 69-75, 102-103.
- JIN Li. A trial interpretation of bamboo slips of Han tomb No. 8 in Fenghuangshan, Jiangling[J]. Cultural Relics, 1976(6): 69-75, 102-103. (in Chinese)
- [51] 彭浩. 凤凰山汉墓简牍[M].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2.
- [52] 武效青. 从凤凰山简牍看西汉初年江陵地区的社会生活[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8.
- [53] 黄盛璋. 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J]. 文物, 1974(6): 66-77.
- HUANG Shengzhang. The Han tomb simplified documents of Fenghuang Mountain in Jiangling and their value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geography[J]. Cultural Relics, 1974(6): 66-77. (in Chinese)
- [54] 张一诺. 江陵凤凰山汉墓遣策集释(下)[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11: 10.
- [55] 武可荣, 惠强, 马振林, 等. 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2(3): 4-17, 2-3, 97.
- WU Kerong, HUI Qiang, MA Zhenlin, et al. Excavation of a Western Han tomb in Haizhou, Lianyungang, Jiangsu[J]. Cultural Relics, 2012(3): 4-17, 2-3, 97. (in Chinese)
- [56] 南波.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侍其繇墓[J]. 考古, 1975(3): 169-177, 202.
- NAN Bo. Tomb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Haizhou, Lianyung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J]. Archaeology, 1975(3): 169-177, 202. (in Chinese)
- [57] 吴荭, 王永安, 张存良, 等. 甘肃玉门金鸡梁十六国墓葬发掘简报[J]. 文物, 2011(2): 26-39.
- WU Hong, WANG Yongan, ZHANG Cunliang, et al. Excavation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tombs in Jinjiliang, Yumen, Gansu[J]. Cultural Relics, 2011(2): 26-39. (in Chinese)
- [58] 赵国伶. 甘肃河西地区十六国时期衣物疏整理与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20.
- [59] 金玉.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服饰资料整理与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60] 宋少华, 李鄂权. 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下册)“三次被盗掘的王后墓——长沙‘渔阳’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484-489.
- [61] 湖南省博物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4(7): 39-48, 63, 95-111.
- Hunan Museum,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Han tombs No. 2 and No. 3 in Mawangdui, Changsha[J]. Cultural Relics, 1974(7): 39-48, 63, 95-111. (in Chinese)
- [62]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4(6): 41-61, 88-95.
- The Second Training Course for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ist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Han tomb in Fenghuang, Jiangling, Hubei Province[J]. Cultural Relics, 1974(6): 41-61, 88-95. (in Chinese)